

美国黑人音乐家的独特经历

美国《滚石》杂志(6/20) 克利斯·诺尔特尔

斯迪尔凌·坎伯尔得知整个夏季他将忙于演出时，去了一趟中国。这位戴维·波维乐队的资深鼓手将会出席数次宣传活动，然後参加7月28日开幕的莫比音乐节。坎伯尔说：“演出将会非常精彩。”他盼望著把波维的现场演出展现给莫比的年轻音乐迷们。

这位38岁的音乐家曾是“杜兰杜兰和灵魂避难所”乐团的成员。前段时间，他前往参加了一个更为惊险的节目：为支持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请愿。

坎伯尔是2月14日中国农历新年期间试图在天安门广场展开横幅，以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的59名北美、欧洲学员之一。据他说，他因此被北京警方审问和殴打了30多个小时。

坎伯尔说，14日下午，他通过了一个安全检查点後，进入天安门广场。很快他就听到警察迅速扑过来时的吼叫和脚步声。这些警察发现他们的一名同伴携带著一本法轮功书籍。

他和其他几个人被迅速带上一辆警车，开到警察局。坎伯尔说：“他们总是想要遮住我们的脸，不让人知道我们是西方人。”在警察局，那些警察曾经把坎伯尔往墙上撞，强迫他交出护照，而他的护照当时在旅社里。他回忆说：“这些人就像被强制编过程序一样，你没法和他们沟通。”

这位音乐家叙述说在他拒绝警方的要求後，遭到拳打脚踢，被打倒在地上。其他几位请愿者，包括妇女在内，也被拖进房间殴打。一个半小时後，请愿者们被带到一个外观和门厅看上去像是一家旅社的不知名的楼房，在那里，警方继续虐待他们，一直持续到次日。

坎伯尔说：“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到中国请愿。我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坎伯尔於四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自己说法轮功帮助他摆脱了摇滚歌星的很多恶习，诸如吸毒、酗酒、一天两盒烟。“如果你看过《在音乐的幕後》，你就能够明白这一切。”他感到自己和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息息相关，因此毅然前行。

1999年7月後，根据人权组织的报导，法轮功学员们所受的苦难包括被拘押在劳教所，受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虐待，并时有被杀害事件的发生。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报导说，至今已有422名学员被警方虐



(圖) 斯迪爾凌從中國返回紐約機場

杀，如果加上未经核实的统计，可能已有1600多人死亡。

据坎伯尔说，警方不肯解释他为甚麽被关押，他们惯用的回答提问的手法是命令他闭嘴，或者殴打他。当第二天晚上他被押上飞机时，他双臂上的淤伤仍可辨认。

马克·艾利逊是大赦国际东亚研究小组的成员，他说“中国刑法

部门滥施酷刑和虐待是很普遍的，尤其是在关押初期，对嫌疑犯采用刑讯逼供的手段。”他认为坎伯尔的陈述和其他案例所述情况吻合。“我们几乎每天都收到关于法轮功学员因为炼功而被殴打或虐待的报告。”他还强调说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折磨一般比外国学员要残酷得多。

坎伯尔回忆说在整个苦难经历中，他出乎意料的平静，还想要和那些逮捕他的人交谈，他称许多警察还是孩子。他说：“他们常常是不敢看我的眼睛。”

有些警察就不是那麽沉默寡言。可能因为坎伯尔是美国黑人，他说，一个警察走近他闲扯道：“你喜欢迈克尔·乔丹吗？”

在讯问当中休息时，最超现实主义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年轻的警察打开电视。调到一个音乐台，正好是保罗·迈可卡特尼在演唱歌曲《自由》，还有中文字幕翻译。

对这位被关押的摇滚歌星来说，这实在太具讽刺意味了。他说：“我站起身说，‘你们读读这首歌

清流

中文网址
Http://www.qingliu.org
英文网址
Http://faluninfo.net
清流编辑部传真
(267) 200-0379

本期要目

- 姻缘天注定 (2)
- 法轮功的神迹 (3)
- 一句真话的代价 (4)
- 美国国会全票通过188号决议 (5)
- 人的善恶观念直接影响寿命 (6)
- 漫谈《三国演义》 (7)
- 葫芦中的世界 (8)

词，你们知道这首歌的意思吗？”

缘

之

线

珞珈

夜色清凉，我正安安静静地收拾东西，准备第二天去东部的一个城市开会，凌晨一点，电话响了。

电话那边，是一位我二十年没见面的中学同学，我们已经十年没通音信了，而他竟然正生活在我明天要去的城市里！我心里惊叹著，那麽多岁月过去了，在我去他那城市的头一天，不期地联系上了，如何解释这份巧合呢？冥冥中或许每一件细碎的事都有安排。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很久的话，时光如水。

机场见面，就像见到童年的朋友，一切都显得那麽简单，时空的间隔似乎从来都不存在，他提著我的箱，就像昨天还见

过，我轻轻地跟在後面，很意外，他是大人了。

还像少年时代的他，安静，实在，天生就像个优秀的工程师。同窗几年，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说过话，那时的中学生，男女界线很分明的。然而缘之线，就这样跨越时空，无言地牵著人们。

淡淡的茶，淡淡地笑，我们有心无心地说

著过去和现在的琐事，那份清静，深长隽永。时光重重叠叠，久远的显得清晰，新近的显得模糊，我似乎能感受到缘份的线，它穿越著人的一生、几生，甚至更悠远的过去，而今天的重逢，就像在透视和定义未来，很多轰轰烈烈的事就是这样平平淡淡地展开的。

临别前，我留给他

一本宝书《转法轮》。

离开那个城市时，在地铁站听到一个人弹吉它。简单的几个音，似乎可以洗涤所有的风尘。现实的一切都变得遥远，只剩下吉它声清晰地粒粒可数。那些音，就像山洞里的滴水，又像空谷的足音，空旷而辽远，时空因此显得简单透明。我给这位艺人留下些零钱，他朝我微微地点头，这一一也是缘吧？！

人的一生中，在甚麽时候，遇到甚麽人，说了甚麽话，甚至仅仅是萍水相逢对视一笑，都是天数吧，点点滴滴都是缘。

